

見

聞

隨

筆

見聞隨筆卷二十三

婺源 齊學裘 子治

義妓

道光年間。余居吳門。街行見一少婦。手抱琵琶。沿街賣唱。後有少男。手敲竹板。跳而從之。觀者如堵。詢知少婦本良家女。落難爲娼。色藝俱佳。素有名聞。其男本富家子。秦樓失足。家無立錙。娼婦憫之。遂棄娼賣唱。養其男。恥作迎新送舊之妓。可謂義矣。聞者嘉之。視買臣之妻。真義妓之所不齒者。故特爲書之。

不孝顯報

婺源沱川間有不孝子某。少不如意。便打父罵母。族人怒之。大開申明庭。捉不孝子來。以家法處治。正行杖時。來一父老。年八十餘。見問何事受杖。衆以不孝對。老人笑曰。爾等祇見其子打其父。獨未見其父之打其父也。如見其父之打其父。則不怪其子之打其父矣。諺云。孝順還生孝順子。忤逆還生忤逆兒。請看雨落簷前水。點點滴滴不差移。老人說罷策杖而去。衆亦罷議放之歸。置之不問。

徐迂伯序文二首

王谿居士五十壽敘

壽能亘古不朽者惟君子。達在上壽旌常。窮在下壽乘誌。而祝壽者當表其何由得壽。何日致壽。若瑣瑣然誇述其年數。艷陳吾文辭。皆所不取也。然舉世祝壽。不過曰享年有永而已。則市僧巖翁。懷殘秉賊。顰眉皓首。不勝屈指。過此以往。冰消雪釋。無復聞焉。縱壽過彭篯。亦奚足貴。是故知壽一身者爲壽。而不省壽天下者爲壽。知壽百年者爲壽。而不察壽萬世者爲壽。苟非學探性

命數權修短者。孰能求壽於年數外也哉。惟我齊玉谿
仁兄。年纔伯玉知非。歐公會洛。倘以壽言。似未可祝。然
觀其修爲積累。非人所易逮。乃祖雨峰先生。乃父梅麓
先生。宦跡才學。縱表史冊。而詩文翰墨。未傳於世。兄乃
搜羅彙萃。較對摹刻數十卷。又鐫帖卅餘卷。以補先志
所未成。浩費萬金。自忘窘迫。易十數寒暑。方獲告竣。幼
弟五。女弟一。俱未婚嫁。勉爲籌畫盡善。不憚勞瘁。吾兄
修爲積累。固不在是。是第爲世俗所共見共聞者也。然
卽此而論。可謂順矣。孝矣。友矣。夫孝友固人所當盡。特

念慈至失。勑友至射牛。若是孝友。自古爲難。吾兄拂
亂空乏。變幻巨測。較失勑射牛。尤有甚焉者。而卒能委
曲求全。孝也。友也。後人聞是風。縱鄙薄偶儕。亦當油然而
興起。其寬敦也已。回視夙昔顛沛危患。適爲甄陶冶鍊。
不朽壽耳。今寓居吳門。吳門名賢彙集。淵藪雖遐。陬塞
微至者。無不耳玉谿名。亦無不欲納交玉谿。以故客常
滿座間。則琴畫自娛。書祖蘇黃。詩宗元白。丐索者遠近
至。方正學云。情有餘者。其藝必精。餘藝固無足重。亦足
增不朽壽也。夫。夫謂相知者。貴相知心。吾與兄相知三

見是隱筆 卷二二三
十餘年知事最悉。知行最深。用是刷國人浮言。觸同人諱言。膺吾兄所不忍言。遂不覺肆疏狂。戇直性。陳不文真率辭。祝亘古不朽壽。

寶硯室帖序

寶硯室帖。齊子玉谿承先志而作也。余自道光癸卯燕翼南旋。至甲辰秋。過吳門。天空海濶之居。訪玉谿適見其爲乃祖雨峰先生。乃父梅麓先生。合刻雙溪草堂全集六十卷。鐫雙溪草堂遺墨跡九卷。晝夜校勘。晷刻不暇。費數百萬錢。或質產典衣。勉力藏事。相處數月。縱談

古今處世要道。逮身心性命工夫。無不可靠可稽者。繼
又商鐫寶稌室帖二十四卷。以補先志所未逮。計費四
百萬錢。他人雖皆欽其志。體阮囊。諒任陂。無不爲氣餒。
而但從壁上觀。咸豐紀元。余又北上。經月尋返。遂足不
越里閫。玉谿時歸陽羨。必過訪。癸丑冬十一月。復泊舟
溪湄來訪。且以寶稌室帖全部相贈。細閱數過。若李唐
甥舅碑。迄朱明余子疇等真蹟。世所不傳。蓋作是帖也。
發潛闡幽。寓意深摯。非可蠡測。倘徒玩其鉤摹神妙。亦
猶夫不可語冰與海者然耳。姑不具論。余特喜其有志。

竟成也。張奉云：賢者固不可測。豈不信哉？夫古今來簪
纓累世，焜耀一時，遺金飫府藏，遺粟擬山邱，意氣揚揚，
甚自得也。幸而年豐人樂，適足以供驕奢，資奔競捷徑，
爭趨譁聲銅臭，不幸際兵燹凶荒，謫埋詭窖，機變迭生，
至神魂忽忽，其若遺。欲暫求一息安卒，不可得。甚有以
身殉自甘。若此者，不特忘祖父志，抑且遺祖父羞矣。今
王谿承拂亂空乏之餘，丁干戈擾擾會，他人處此，正如雀
棲雪，燕巢幕，患難交迫，志意交亂，乃獨孜孜矻矻，惟以
先志未遂爲憂，世洵洵手空空，若有相忘而不覺也。因

揆其十數年中。無一日不痛先志未成。無一日不望先志克成。其無一日不體夫先志者。卽無一日不慕乎先人也。孔子云。三年無改。今專家政已一十有三年矣。孟子云。五十而慕。今計年齒已五十有二歲矣。居家和樂。友愛以外無問焉。作事勤慎。繼志以外無問焉。豈非竊惟孔孟遺意者乎。其仁親也篤。其立志也堅。其行已也力。是帖也。豈特爲齊氏繼其家聲。與夫傳先賢妙墨而已哉。余素重其人。今更欽其志。而謹爲之序。咸豐四年甲寅夏四月徐慎獨序。

余步雲斷指救父

同治十年二月。無錫青城鄉浮舟村余啟秀之第三子步雲。因父病重。乃於十二日夜。以菜刀礫去中指一個。煎湯奉父。父病卽愈。毫不知痛。啟秀係余君蓮村之從叔。先是蓮村家人陸慶斷指煎湯救主。已列入第十八卷中。步雲蓋觀而感云。

溺女顯報

太倉沙溪鎮陳大。開豆腐店爲業。連溺四女。所生四子。大者已二十三歲。幼者已十三歲。於道光二十三年兩

月之間。皆出天花而死。出花時。陳大夢中常見四個小女鬼索命。其妻發狂而死。陳大被賊殺死。一門死絕云。又上海大東門外王家嘴角海運局門口。張丐頭之妻腹痛難產。十餘日不下。至六月二十一日。腹中之兒破門而出。怒目而視。仍舊鑽進母腹中。張丐頭之妻大呼痛殺。至二十二日死。據云。張丐頭之妻。生過七女。皆溺死。故有此顯報。同治十年六月二十二日事。

天津水災龍見

同治十年秋。天津大水爲災。漁人網得小龍四頭。以盆

盛之。送進龍王廟。唱戲敬神。旬日龍去。災遂平。

湖北象斃

同治十年秋。外國貢象四隻。行至湖北。有一象見象童。換新衣。誤認匪人。遂以鼻捲傷而斃。或謂象曰。象童無過。受傷而死。何忍爲象間言。仰首大呼。撞石而斃。噫。異矣。象因誤殺一童。便肯以死殉之。視古之從政者。誤殺無辜。不知其幾矣。要求其有悔心者。已不可得。孰肯以死殉之。觀斯象者。能無感乎。

徐孝子

滬城徐某病重。其子十二齡。走進邑廟。堅跪城隍神前。誓以死禱。父病不愈。誓死神前。夜分不歸。父病頓愈。呼兒不見。詢知兒在邑廟祈禱。不肯回家。父遂提燈入廟。携兒回家。就寢無恙。同治九年事。惜未知其名也。

唐夢蝶

唐夢蝶素辦摺奏。當路大吏常延爲上賓。寄居吳門涉園。與余爲莫逆交有年矣。性好梅。常種梅百盆以自娛。具經濟才。當道光年間。夷人作亂時。曾著剿逆說。徧眎當軸。余曾荐一郝某於大吏。皆知其有勇知方之士。而

不能用。因議和也。聞者惜之。唐預知死期。隔年徧告同人。某年正月。告辭兩江總督某公而歸吳門。卽將盆梅徧贈同人爲別敬。四月到期之前三日。太宴賓朋。日費百金。期至談笑而逝。余撰輓聯云。剿逆有同心。君猷蕘蕘我猷士。升天無別事。生爲人傑死爲神。自今思之。其狀貌氣概猶在心目間也。至唐之剿逆說。與余之荐郝書。稿皆被劫火焚去。不可得而見矣。噫。

張烈婦死節歌

烈婦張氏。浙之西安人。大城王尊樓明府之侍姬也。生

三歲家貧。驚倡家。明府識之于武林舟中。憐而贖之。備側室焉。隨任之萬安。賊至。明府出戰不勝。城破。賊犯趙孺人。姬以身護之。因與嬰兒俱被害。明府追悼姬人死事之慘。命工繪像。狀其概。以徵當代之詩歌。銘西東屏觀察作傳以紀其事。因作詩。

王家姬。張家女。西安生。萬安死。其生也不辰。其死也甚烈。銘公作傳歌。讀者心爲裂。嗚呼烈婦生可哀。三歲驚菱船。十五王家來。十六育女孩。十七舉男兒。兒生纔五齡。與母同被災。嗚呼烈婦死最慘。罵賊護主

勇且敢。面如桃花心如石。不負所天死亦得。英魂長
侍王郎側。芳終古垂竹帛。

貞孝張女詩

洞庭張興洪之女。許字葉恒蕃爲繼室。未嫁而夫歿。女
聞訃。矢志不可奪。父病劇。割股進湯藥。卒不起。視含殮
畢。卽奔夫喪。撫育遺孤。新陽葛揆章聞其將扶櫬歸山。
爲詩以贈。李登瀛作小引徵詩。余來滬上。應敏齋廉訪
招飲。出貺此卷。因題一詩以贈之。時丁卯五月二十有
九日也。

洞庭山。高插天。洞庭水。清且漣。張家女兒賢復賢。湖
山靈秀鍾嬋娟。父病劇。女割股。女未嫁。夫已死。夫命
似曇華。女心如井水。夫死有遺孤。無母誰其撫。借曰
不奔喪。何以對夫子。扶櫬歸山存夫祀。葉家忠臣張
孝女。嗚呼巾幗有完人。浩浩中流一砥柱。

朱嶽雲道士

江甯朱嶽雲道士。少從姚姬傳先生學詩。頗有詩名。題
劉阮到天台圖云。他時我到天台去。祇問桃花不問人。
因此得名。題余畫圖與余酬贈詩。久已刊行。善畫菊好

身隱隱金一
彈琴好算奕。至老不衰。道人有租田數十畝。足以自給。
田舍數間。額曰麥浪舫。余題麥浪舫圖。七古一篇。久刊
在集。道光二十年後。年逾八十。杳不知其所之矣。

題農隱道人麥浪舫圖

嶽雲道士仙乎仙。酒酣得句追青蓮。誅茅結屋滄江
邊。江波麥浪搖醉眠。鵲來三見堯時水。田廬盡沒洪
濤底。名爲農隱實無田。一硯耕之而已矣。觀君不用
泣窮途。世事大都如此耳。君不見少陵成都舊草堂。
三間茅屋摧風霜。

三晉見聞錄

鸚鵡

山西沁州大悲寺。康熙二十六年秋。有馬產一物。人首馬足鹿身。寺僧以爲怪。埋之。越十餘年。有馮昕者。寄書沁州佐馮祉云。會間向年治北大悲寺。有產人首馬蹄鹿身之物。此名曰鸚。類同角端。鍾日光月華龍精人氣。故生于神前佛舍。驟長能言。知休咎。識時務。倏隨神隱。兆瑞應世。其產處氣當先至。馮昕者。江南甯國府宣城縣人。沁吏目馮祉。族叔也。博學多聞。而吳文端公果以

三十七年大拜。按梅誕生字暈。麴厥縛切。音脚。獸名。鹿形人首馬足。

白竹

山西榆次縣昌源河之濱。人多種竹。不綠而白。望之如雪。土人謂之白竹。

黨參紀異

隋書五行志。開皇中。上黨有人。宰後。每夜聞人呼聲。求之不得。去宅一里許。但見人參一本。枝葉峻密。因掘去之。其根五具。人体狀。呼聲遂絕。唐常貢。上黨郡貢二百。

兩金潞州貢人參。

上黨卽今潞州

至明時尙充貢。後太祖以人

參得之甚艱。令不必進。按人參產石間沃壤。一名人御。

一名神草。大者徑尺。小者六寸。本草圖經載人參大治

喘。相傳試上黨人參者。使二人同走。一與人參含之氣

自如。不食者則喘。產壺關紫團山者最佳。爲紫團參。唐

韓翃送客之上黨詩曰。官柳青青正馬嘶。迴風暮雨入

銅鞮。佳期別在春山裏。應是人參五葉齊。又周繇以參

遺段成式詩曰。人形上品傳方悉。我得眞英自紫團。慙

非叔子空持藥。更請伯言審細看。東坡紫團參詩。餘欲

見聞隨筆

卷二十三

十一

土門口。突兀太行頂。豈惟紫團雲。實自俯倒影。剛風被
草木。真氣入茗穎。舊爲人銜芝。生此羊腸嶺。按紫團山
舊有參園。後墾爲田。其他山谷雖產。然服之尠效。

禮鼠

大同縣出黃鼠。劉績霏雪錄。黃鼠穴處。各有匹配。人掘
其穴。見其中作小土窖。若牀榻之狀。則牝牡所居處也。
秋時蓄菽黍及草木之實以禦冬。天氣晴和時。出坐穴
口。見人則拱前腋。如揖狀。疑卽詩相鼠。按陸德明詩疏。
今有一種鼠。見人則交其前兩足而拱。謂之禮鼠。亦或

謂之拱鼠。昌黎聯句詩所謂禮鼠拱而立是也。主人云黃鼠畏地猴。地猴形小。縱入其穴。則喙曳而食之。味極肥美。元時曾以供御。

憂畏爲養性之本

先祖兩峯公曰。凡物順則死。逆則活。魚無不逆水而上。雖至細之鱗。遇大水亦搶而上。力不勝則隨水而下。力定復上。禽鳥亦多逆風而飛。人亦如此。飽飲安樂。縱情恣意。如是夭折者多矣。使辛苦憂畏。拂亂心志。能謹畏無意外事。可以永年。孫思邈論養性以憂畏爲本。其言

反復甚切。所謂五行不順行者。亦此事也。此則孟子生于憂患。死於安樂之旨。杜子美欲覺聞晨鍾。令人發深醒。吾願世之居高梁紉褲者。常書此於座右。

學裘少時患病。中年多故。老來遭難。一生困苦流離。吃虧忍辱。無事不逆。無境不逆。無時不逆。聞者憂之。當局者不改其樂也。所謂凡物順則死。逆則活之言。有明證矣。裘之得以延年益壽。不忝所生者。皆從逆境得之。天之子我。以逆境者。正天之玉我於成也。書之以志吾幸云。

思補齋日錄

大器必由規矩準繩。葛中恬省心微言。

人無繩墨。卽有才亦屬泛駕之馬。其不竭蹶而顛仆者鮮矣。三魚堂謂子弟聰明。當擴充于範圍之內。不當擴充于範圍之外。亦是此意。

遠慮非是空自愁苦。又非是多設機謀。是從天理路上。尋箇經久妥當的法子。辛復元遺書。

靜中覺萬事。萬物都有條理。故靜爲制事之本。

辭受取與。賞罰懲勸。一切不可任性。任性多敗。葛子

曰不可乘喜而多言。不可乘快而易事。

有緩庶幾。詳審精密。可以寡過。葛子曰。處事最當熟思。緩處。熟思則得其情。緩處則得其當。

禮義廉恥。可以律己。不可以繩人。律已則寡過。繩人則寡合。寡合則非涉世之道。故君子責已。小人責人。林和靖

多言則背道。多慾則傷生。林和靖

聲色者敗德之具。思慮者殘生之本。林和靖

象山先生登鬼谷山。行泥塗二三十里。云平日極惜精力。不輕用。以留有用處。所以如今如是健。諸人皆

困苦不堪。

王陽明與兵目不轉瞬者七晝夜。或問何以能是。曰。吾生平騎馬。目之所視。未嘗及馬首。可見精神氣力。都是養出來的。葛端調嘗言。年力方壯。國事待理。吾輩思爲他日有用人物。宜培養其精力氣骨。毋使用爲宴安逸樂。悠忽無事。所消磨耳。

經理田野之政。自一保始。每保畫一圖。凡田疇道路山水橋梁寺觀之屬。靡不登載。而以民居分布其間。某治某業。丁口老幼。凡幾。悉附見之。合諸保爲一都之圖。合

諸都爲一鄉之圖。又合諸鄉爲一縣之圖。可以正疆界。可以稽戶口。可以起徒役。可以備姦偷。凡按徵發爭訟追胥之事。披圖一見可決。在田野爲保。在軍旅爲伍。韓信多多益善。用是法也。四明袁公以此爲荒政之要。由是民被實惠。而欺僞者無所容。

西山文集

貪汙自多欲。尙侈始。小官俸廩幾何。百般皆欲如意。不受賂安從得。故清心寡欲。乃吾儒入手用功處也。西山文集惟儉可以養廉。世容有儉而未必廉者。若不儉雖欲廉而不可得也。陳榕門仕學遺規

儉之一字受用不盡。儉則寡欲。寡欲則心靜。心靜則氣活。便有許多進退綽綽處。諸葛武侯言唯澹泊可以明志。唯甯靜可以致遠。余下一轉語云。唯澹泊乃能甯靜也。然其要只是耐得。古人云。咬得菜根。百事可爲。真至言也。

朱子云。晏子一狐裘三十年。固是節儉。然亦其保惜有方。

儉亦須從天理上推究。如窮而在下。不儉則不能無求于人。達而在上。不儉則不能不過取于物。制節謹

度。唯恐喪其所守。此天理也。若不顧義理之安。唯以
節嗇爲聚斂。則儉便是吝之實。貪之根。極其流弊。不
至于纖悉言利。悍然不知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而
不止。此天理人欲。學者所當深辨也。

日用起居事。從節嗇謂之儉。儉可惜福。酬酢往來事。
從節嗇謂之吝。吝必多怨。

常能把捉此心。使語不妄發。甚難。王文山尋樂齋偶鈔

須時時收拾此心。勿令少放。馬祖云。一回入草去。便
把鼻孔拽來。此語卻自說得警醒。

寫字亦養心之一助

嗜學者焚膏繼晷亦不可夜逾二鼓以子分乃貞元之會宜令心神歸宿滋息夜氣尋樂齋偶鈔

臨民十二箴一不收長隨二不借京債三慎擇幕賓四防檢宅門五交盤清楚六用度節省七清心寡欲八錢糧隨收隨解九案牘不滯十慎重審斷十一事上官以和交紳士以禮十二馭吏嚴而有恩尋樂齋偶鈔

入之情猶水也規矩禮法爲隄防隄防不固必至奔潰

黃虞封實學錄

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要做好人。上面煞有等級。要做不好人。則立地便至。實學錄

胡敬齋曰。見義理不怕見得鈍。只怕見得淺。雖見得快。若不精細。亦不濟事。余見事最鈍。又疎。其何以濟。薛敬軒曰。讀書以防檢此心。猶服藥以消磨此病。病雖未除。常使藥力勝。則病自衰。心雖未定。常使書味深。則心自熟。

林志惟讀薛文清讀書錄。掩卷而歎。家人問故。曰。予覺昨評一人傷於刻矣。纔見薛錄云。聖人取人極寬。如仲

叔圉王孫賈祝鮑。皆未必賢。以其才可用。猶皆取之。後之好議論者。於人小過。必辨論不置。而遺其大者。是以悔也。又覺昨處一事。動於氣矣。纔見薛錄云。處人之難處者。正不必厲聲色。與之辨是非。較長短。惟謹于自修。愈約。彼將自服。不服者。妄人也。又何校焉。予是以悔也。又覺昨言一事。近于誕矣。纔見薛錄云。常見人尋常事。處之合宜。數數爲人言之。陋亦甚矣。古人功滿天地。德冠人羣。視之若無者。分定故也。予是以悔也。又覺昨諾一人涉于輕矣。纔見薛錄云。凡與人言。卽當思其事之

可否可則諾。不可則不諾。若不思可否而輕諾之事。不可行。則不能踐厥言矣。予是以悔也。實學錄

聖賢貴剛。蓋以制欲。非以制人。

卧雲子

蔡文忠公倅濟州日。至醉。賈存道先生詩云。聖君寵重龍頭選。慈母恩深鶴髮垂。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成病悔何追。文忠自是終其身。未嘗至醉。謝上蔡嘗寶愛一硯。後聞程子玩物喪志之說。遂碎其硯。可見古人克己工夫。直恁地勇猛。學道須如此斬絕。方有進步。剛字從刀。取割斷之義。昔人謂人必能大割捨。

然後大有成就。仙釋家往往多成就之人。以其能一切割捨也。鍾呂問答。謂吾有慧劍。內劍以斬欲。外劍以祛邪。亦卽吾儒剛以制欲之義。但彼書文義說得離奇耳。慧劍者。言知之卽能割斷之也。

臨事着一苟字便壞。

高忠憲

天地間福祿。若不存些憂勤惕厲的心。聚他不來。若不做些濟人利物的事。消他不去。

實學錄

范文正在淮揚。有孫秀才上謁。公助錢一千。明年復謁。又助一千。因問何汲汲如此。孫蹙然曰。母老無以養。若

月得百錢。則甘旨足矣。公曰。吾爲子補學職。月得三千。以供養。子能安于學乎。孫大喜。後十年。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授徒。道德高邁。朝廷召至。則前索助者也。公乃嘆貧之累人。雖才如明復。猶將泊沒。況其下者乎。實學錄

當官處事。嘗思有恩以及人。而以方便爲主。卽如一催科也。其勢萬不能免。但就其中求所以省民力者。不使騷擾重爲民害。則所全已多。一聽訟也。準之以人情。物理。出之以靜氣平心。不事煅煉羅織。而人心各得其平矣。仕學一貫

□□□觀察江陵時。某方伯來謁觀察。接見時。所穿補服一鈕失扣。方伯公見之。以爲褻玩。忿怒。觀察謝之。怒不可解。後每辦公事。多成齟齬。以此見衣冠言動。不可不慎也。

浚縣祠唐后二山。眾巫每歲取民女爲公嫗。有妨嫁娶。令莫敢禁。宋均命今後爲山娶者。皆娶巫女。勿擾良民。其事遂絕。較之西門豹投巫之事。更不惡而嚴。從政者所當知。譚軫

邑令志不在民。一切付之鄉保吏胥之手。飛走賣弄。聽

其自爲需求如志。則以上等之戶。降而爲下等。賄賂不至。則以百金之產。增而爲千金。

西山策略

地方官詞訟。無日無之。最足見居官者之明暗。而亦戒飭平反革薄從忠之一段大工夫也。慨自人心多變詐。明明被毆而傷。稱殺傷。分明爭財。妄云搶刦。又或牽引其父兄。連及其婦女。意謂未辨是非。且先使追呼擾動。耗財以洩其忿耳。更其中誣賴人命。尤極慘酷。或以奴僕脅主人。或以頑佃誣業主。或以卑幼制尊長。有親人逼死而乘機索詐者。有冒認親族而毀門壞屋者。種種

誣罔。不可枚舉。官長止以屍場一驗了事。而豈知其魚
糜肉爛。已無所不至哉。此弊不除。人心日益險。事變日
益多。官府亦應接不暇矣。吾謂戶婚田土。當視其情詞
虛實。不宜濫准不准者。必指批其不准之故。毋使再來
翻瀆。不可粗心浮氣。略觀大意。以不得混瀆一語。批出
了事。其准者。則必親問。不可聽其講和。問則必速。不可
稽遲拖累。審明則必斷結。不可含胡逐出候示。又起探
聽打點之弊。苦於投詞之日。使原告證佐同時到案。當
堂取證佐確供。倘詰出黨惡誣證之弊。不待被告到案。

證明。先懲其誑證扛幫之罪。其有情節可審者。則限日投審。原告情虛。固必加罪三等。而證佐則尤加重。不過一二月間。扛幫積弊。無情誣訟。即可去其七八矣。士學一貫凡有告狀。當堂收詞。就原詞駁詰。無可登答。輕則逐出不收。重則量懲所告。似有理而一時不能查案。則暫收候批。凡僱人代告者。不敢來矣。州縣告狀。雖不拘于告期。勢須隨告隨收。接狀時。卽須抽閒一審。亦以免告期擁擠守候也。仕學遺規

朋友須箴規指摘意少。誘掖獎勸意多。王大成

先祖雨峰公博學多聞。著作極富。乾隆癸未進士。主講山西晉陽書院。著三晉見聞錄。官粵東。著思補齋日錄。杜詩本義文鈔。詩鈔久已刊行。孫學裴校抹數則以廣其傳。

見聞隨筆卷二十四

婺源 齊學裘 于治

雙節殉難詩

咸豐六年丙辰西寇陷揚郡甘泉民葛大純妻高氏子椿妻張氏臨難死皆節婦也先是癸丑賊陷揚姑婦避至城外家無男丁椿遣二女繼維拮据供菽水爲仰事俯育計賊至更無所得食寇退還居城內丙辰賊再至姑婦計不死必遭辱皆自經張氏先手歿二女後自刺不死復就縊高年二十一守節已得旌死年六十三

張二十三守節死年三十女大者十四次九歲余贈詩云

甘泉葛氏父子繼殂一門雙節孝婦事姑孝婦無兒
祇生二女仰事俯育零丁孤苦賊來城陷姑死婦隨
恐爲賊辱先殺女兒借曰不死喪名辱身維其死之
名揚身存嗚呼姑婦聖賢根器孔曰成仁孟曰取義
可以無恨可稱完人流芳百世益壽千春嗚呼雙節
具三達德生振綱常死全貞白鬚眉失節累萬盈千
聞爾節烈能無愧焉我陷吳門十閱月矣罵賊得生

墜樓不死。今題雙節。歲暮年衰。中書君禿深係懷來。

盛子履

鎮洋盛子履。大士學博。所著詩古文詞。久刊行世。其餘力作畫。純是士夫氣韻。常用江左詩人老畫師之章。爲山陽縣訓導。余堂兄康號約澗。由進士榜下知縣。改授淮安府教官。與盛君爲同寅。余幼時讀盛君時文。內無怨女外無曠夫一篇。心慕不已。道光元年。余年十九。得讀盛君詩古詞畫。遂作寄懷盛君詩二律。復畫設色山水一便面。寄之盛君。謬加評目。許以近古。載之溪山卧。

遊錄卷三中云。齊子治學表。婺源人。梅麓太守之子。詩學東坡。書法宗歐虞。畫亦力追元人。嘗贈余扇頭設色小景。蒼秀有氣骨。英年得此。詣力未可量其所到。又題余蕉窗詩鈔云。壬辰初春。荔潯仁兄以子治公子蕉窗詩鈔見示。開編盟誦。格高氣適。詞腴律細。餐冰飲雪。清絕無塵。卷中焦山諸作。興酣落筆。覽之如仙山縹緲風雨。合離其意思融結。音節轉換處。已得昌黎王局劍南遺山諸家勝境。乃知沐浴於過庭之訓。所造自不侔也。雅頌之音。著作之手。金閨麗藻。大雅扶輪。更爲公子望。

之鎮洋盛大士識又題七律一章云。鏤雪清才錦綺鮮。
風流何減小斜川。吏稱香案蓬萊住。詩到專門湖海傳。
鯉也過庭多勝賞。鳳兮嗣響奏鈞天。元亭我欲攜琴訪。
罨畫溪邊艤釣船。觀此記載詩跋其愛才悅士誘掖後
學之盛心亦可見矣。承惠設色山水大幅愛蕉圖大沙
飛村古梅圖皆有題詠俱付劫灰惜哉余曾載詩畫訪
盛淮城與家葑潯兄三人暢叙十日談詩論畫快慰平
生逾年余入山避難盛亦仙遊一彈指間年交七十能
不感慨係之

寄懷戚子履先生

風雅含情苦不才。誠也勞盛意厚栽培。未經謀面心

先契。若不拋瓢王。豈來愛我欲傳三管筆。先生向著

一書近加編贈君猶有一枝梅。時以愛墨上人山中

無計消殘暑。日把新詩誦百回。

讀公文字記兒時。儒雅風流想見之。天下爭傳才學

識。老年尤好畫書詩。銅官玉女都翹望。蘇海韓潮敢

浪窺。先生評拙稿云卓鍊清超。曷手入可惜淮南

千里隔無緣。握手慰相思。

舟次夜讀盛子履先生詩集敬題二首

舟次讀君詩風清月白時
渾忘身在客不忍手停披
性與水雲活胸臆邱壑奇
拈來皆妙諦卽此是吾師
妙語出尋常吟來字字香
仙心同水月史筆挾風霜
往事何須念觀之生鯨鯢多故悲名山定可藏
荊州人共仰容我獨登堂

高郵舟中讀子履先生惠畫作詩謝之

讀破萬卷行萬里
執筆作畫畫來矣
先生畫仙非畫史
千巖萬壑胸中起
乘興揮之沒興止
五日一石十

日水惠我畫箋并二紙房山大癡兼小米真得古人
神與髓若論面貌迥不似筆墨何由妙至此書味詩
趣爲之耳以畫名者滿目是施粉施朱美則美媚媚
但邀流俗喜予也捧腹笑不已身爲男兒態女子顏
色雖生骨已死此中三昧誰知己前有四王今子履
秋風倚樅江之溪好向畫仙參畫理

俞理初

黟縣俞理初變孝廉讀書過日不忘書無不覽著作等
身曾爲張芥航河帥脩行水金鑑數月而成船過荆溪

訪余於雙谿草堂。款留小飲。謂余曰。近年苦無書讀。四庫全書以及道藏內典。皆在胸中。初以來名宦家。世科墨源。原本本背誦如流。博古通今。世罕其匹。工篆刻。爲余刻蕉窗寫意王谿書畫兩小印。古雅可珍。居家事母不樂仕進。時移世亂。不知所終。

錢梅溪

金匱錢梅溪泳。能詩工書。縮本唐帖。至其分書一味妍媚。不求古雅。名雖遠播。終不近古。先大夫宰梁溪時。倩錢君鉤刻松雪齋帖十八卷。年八十三。生一少子。越數

年自知大限將到作辭世詩飲水月餘無疾而終

戴蕉石

錢唐戴蕉石工詩有蕉石山房詩稿未刊行貞石理運之弟也道光庚子五月余寄寓吳門三太尉橋馬氏宅蕉石因兄故後無家可歸流寓吳門貧病交加借某典史自鳴鐘一架質番銀七餅某典史遂託言母病要借蕉石大小婢女二人去用久假不歸索之不理蕉石病中過余齋哭訴某典史婢不還意欲將婢抵鐘云云余聞言怒某太狠遂自典衣得洋八元交蕉石速贖鐘

出同蕉石到某典史寓將鐘還某索還二婢某進內室
半時不出余坐堂中大聲疾呼某驚跑出對蕉石曰尊
婢不肯回府奈何蕉石默然余曰奇哉奇哉太平時世
竟有強匿人家婢女者乎攜蕉石手同出謂某曰巡撫
大堂相見某聞言拜跪不遑苦求息怒挽進書房佳茗
送上旋進內推出二婢出外見主人大婢年十八小婢
年十三余命家人領女先行再同蕉石隨後押送恐其
中途設計也蕉石到寓二婢進內余始返寓燈已上矣
逾年蕉石病故余代其募化後事送櫬還杭其妻女三

人願入清節堂守節。余代爲籌署一切。與董文琴涵黃
君秋士同出名片。送人清節堂。蕉石存余處詩二冊。亂
後失之。書罷慨然。

黃秋士之女出難

同治五年間。有某生上海聚美軒觀劇。見一女戲腳來
前。喚先生。某生異而問其姓氏。女曰。我父黃秋士也。先
生訓讀二年。竟忘之耶。學生被人拐至上海。賣進聚美
軒。大脚桂芳手中。當一小戲腳。已有三年。今得見先生
一面。當有拔雲見日之時矣。言罷淚流。某詢其班中名

姓歲年囑其靜守好音某生出告吾友周存伯大令存伯告之應敏齋觀察遂出資二百元贖回黃文文姬歸漢聞者嘉之存伯作伐字任渭長之姪某爲妻斯時黃女之母在清節堂任壻接養杭城云

朱青笠

常州朱青笠昂之精於六法山水擅長中年畫渾厚近古老年畫筆頭太尖力趨時好識者惜之書學董香光得其峭拔失其雄渾寓居閩門外畫室一間四面椅桌堆積書畫法帖敗筆百十筒石硯數百方散置壁底畫

桌上圖章印色筆硯界尺筆架水盂畫盆各色顏料紙絹扇頭雜陳左右中空一尺桌面作畫日以潤筆養文甥二十餘日寒士每以壞硯求售朱必應命故其硯石最多耳道光五年夏四月余臨家藏黃大癡長卷朱青笠見之留臨一木題跋一則云世人學子久而不知子久學問之高靜悟之妙雖日臨真蹟契合殊難惟玉谿先生趨庭之暇追撫古本形神畢肖蓋以文人之精心測高士之神髓疎野其性情超逸其趣致能使子久之品格造詣悉流露於楮墨間觀止矣慨余自學畫以來

泛學各家習染既久欲一洗而空之專撫子久所仰望
於先生者甚非淺鮮尤望將所藏子久真蹟日事臨摹
傳之將來俾後之學者有所據依從此一綫之脈歷久
勿替豈不幸甚題尊卷稿呈閱似所言不虛與諸公題
稍異一笑蘭陵青笠朱昂之謹跋朱君題此卷時年已
七十餘其透掖獎勸之意令人心感不已近于滬城見
顧蕙卿所藏青笠大畫冊十六幀中年之作仿古大家
筆墨渾厚蒼秀真可寶也

朱起貞

蘭陵朱起貞。書立先生之弟也。山水仿元明諸家。但求形似。毫無氣韻。至其畫仙佛神像。高士武夫。出神入化。卓然可傳。常寓宜興。與余往來。數載得其扇頭一仿。西田山水一仿。思翁山水橫披一畫。桃柳一畫。眠琴綠陰。上有飛瀑圖。又爲余作葛仙翁移家圖。意景可愛。余入山後。杳不知其所之矣。

陸侶松

吳縣陸侶松。英初畫花卉。宗白陽山人。後畫山水。法思翁。黃穀原先生之高弟也。與余交遊一十有餘載。同治

八年余寄居滬城聞其去世悵然有懷嘆故交之零落也

劉彥沖

四川劉彥沖畫宗宋元山水人物極其精細日以潤筆甘旨娛親性孤高寡言笑不喜婦人四十不娶事母終天年哭母不已未逾年疾作而卒傷哉今亦無此畫手矣

顧子長

吳縣顧子長自號梭伽山民好吟詠喜禪悅尤工六法

能畫丈餘松栢梅石人物山水麤細皆精劉彥冲之高足也庚申之變子長避地閩中以醫學見知於某中丞延之節署賊滅回吳重理舊業同治十年辛未之春余游吳門館於子竹虛刺史安得廣廈復識子長爲余畫竹栢芝石圖還山圖等幅余題其宮姬調琴圖古栢圖蛇捕蟲圖柳河東小像詩錄於後

題顧子長繪柳河東小像

貪生者不生樂死者不死打破生死關靈光照千紀
昔日章臺柳依依實可憐如何歷冰雪高節竟參天

巾幘悅鬚眉。從容成大節。優鉢現曇華。清潭印皓月。
題顧子長蛇捕蟲圖

蛇平曷不潛身山澤中。養成鱗甲化爲龍。胡爲盤旋
天矯挂老樹。下覩草間一草蟲。一蟲何足飽爾腹。徒
使生靈受荼毒。蛇乎勸爾蚤藏身。樹邊恐有捉蛇樂。
吾鄉有捉蛇爲業名曰捉蛇樂山民畫蛇豈有因。揮毫瀟灑傳蛇神。
美人變相眞堪畏。莫畫長蛇畫美人。

題顧子長畫古栢歌爲子竹虛作

梭伽山民氣如虎。揮毫落紙驚風雨。須臾老栢兩株

成淋漓元氣吞千古。一栢拔地如人豪。獨立不懼參
天高。一栢偃蹇如隱士。山中高卧呼不起。形奇狀怪
身臃腫。規矩繩墨皆不中空。山盤踞不知年。飛出毫
端引鸞鳳。此是山民自寫真。孤高倔強超凡塵。不求
聞達於人世。維知靜鍊其精神。魄力雄渾得天厚。絕
似禹王書峒嶼。山精水怪見輒逃。虹氣夜出冲牛斗。
畫家恒徑一掃空。畢宏韋偃將母同。大材持贈空洞
子。竹虛別號高懸素壁生清風。

題顧子長臨周昉宮姬調琴圖卷

宮姬調琴周昉筆。疇昔湘舟曾什襲。藝海樓前宴客時。眾賓環視稱第一。兵燹頻年化劫灰。老顛今又泛舟回。豈知臨本存人世。又見宮姬調琴來。子長繪事世少比。本是讀書一種子。問渠何故妙至此。大都書味爲之耳。子長白髮今盈頭。劫餘長物去還留。鏡花水月重重幻。盛名高尚期千秋。

李定山

李定山孝廉。名作雲。江西爐溪縣人。居檀樹村。村有明山公社神廟。神象開光時。李女年十八。美姿容。往廟觀。

開光。工人摹女貌爲社神夫人。不日女死。越月李孝廉夢明山公差役來請至衙齋。明山公盛服下拜。執子壻禮。盛筵款待。進酒。李云素不飲酒。進肉。李云素不食肉。明山公遣役到判官簿上查來役回云。李老爺簿上無酒肉。復遣役去著判官於李老爺簿上添寫一壺酒一斤肉。役諾而去。李告歸。夢覺說夢。從此每食必須一壺酒一斤肉矣。同治壬申秋。余游邗上天寧寺。與真脩僧談天。偶問其俗家姓氏。因說其胞叔李定山逸事如此。

日本赤城青波老山

日本國清水赤城。工六法。丁卯之冬。訪余滬城。也是園
湛華堂。一見如故。見余書畫。連稱好好。常與筆談。情意
殷勤。儒雅可敬。逾年。潘露園胡公壽。請客賞菊。又與同
席。見日本國進士池田青波者。與赤城坐共飲。相貌比
赤城清秀。赤城不樂仕進。日本之隱君子。赤城贈余青
綠山水二大幀。題跋云。溪山深秀。戊辰冬日。寫於申江壽
石山房。應玉谿老臺先生一笑。卽希正之。日本赤城弟
襄。又一幅云。日本慶應四年。戊辰仲冬上浣。寫於申江
壽石山房。應玉谿老臺先生一笑。卽希正之。赤城清水

寫畫追董思翁。書亦古雅。不名一家可寶也。又見日本書更名老山老日在洋涇浜賣畫。山水花卉清趣可愛。亦雅人也。余書露園賞菊長謠一篇。又臨朱文公詩六幅挂屏。贈赤城。赤城忻然拜謝而去。惜余年老不能訪赤城於日本。覽其山川人物。作一卷海外紀遊詩也。

韓履卿

吳縣韓履卿崇桂船先生之少子也。能詩好書畫。嘗謂余曰。涉世之道。宜學入俗。人能入俗。則有錢財。書畫入俗。則得潤筆。爲人清高。必無福澤。余曰。其然豈其然乎。

但世間富貴利達者。流俗之徒居多。然而天生傲骨者。甯死不忍爲俗物也。志士不忘在溝壑。常存此心。不改其樂。教余學俗。敬謝不敏。韓唯唯。而庚申之變。四月十二夜四更時分。長髮賊已入城。費阿玉闖進韓室。從床上曳韓出水關。逃難過江北。寓居海門茶店內。逾年疾終。費阿玉者。鎗船之頭目也。初費得罪。坐法當斬。韓力救之。得免於死。臨危之際。費亦救韓而出。難知恩報恩。亦可嘉也。韓之家屬存亡。則不得而知矣。

王應春

吳門王應春。精鐵筆。年八十餘。代余刻董題戴纓所繪大士像。上石。肅衣冠。立刻大士象。十八日而成。又刻先大夫送唐石佛入焦山圖。并先君焦山題詠。廿餘石條。亂後送入焦山定慧寺方丈內室。山僧廣拓行世。王老之子名端甫。亦能守父業。代余刻先大夫蒲團小像。并墨蹟。同人題跋。殘石五條。尚寄存吳門友來巷輿夫家。端甫亂後尚見一面。年亦五十餘矣。

沈采穀

浙江沈采穀女士。精於六法。爲余畫扇頭。倣王麓臺筆。

意有士夫氣。可珍可愛。其時近六十矣。

吳香輪

金壇吳香輪女士。工畫花卉。尤精女科。行醫爲業。夫亡。寄居吳門舊家園亭花木。頗得清趣。余曾訪之。暢談書畫。其年已近五十矣。

胡智珠

胡智珠女士。許梅甫之妻。定生之母也。工詩有七絕百首。刊行聞世。善琴。常在袁浦宦家爲女師。教書教琴。

許定生

許定生淑慧女士。許梅甫之女也。母胡智珠也。定生嫁金壇某生。早亡。定生歸寧。日以繪事養親。其畫山水人物花卉翎毛。無一不精。大小麤細。無法不備。名重一時。喬寓袁江。自河帥以下。廳官皆給乾脩。車馬盈門。應接不暇。能琴工詞。先大夫之女弟子也。

贈張子綱

璉

五百七十四言卽題其印譜詩集

孝哉孝哉張子綱。幼失怙恃家南昌。寒無衣兮饑無食。幕天席地餐風露。伯母苦守柏舟志。撫爲己子承烝嘗。漁技畊鑿靡不作。採薪負米娛高堂。弱冠得師授鐵筆。

金石刻書傳四方。上追蝌蚪窮鐘鼎。下摹秦漢搜瓦當。
李斯小篆變古法。妍媚工爲時世妝。秦庭指鹿謀不軌。
藝林流毒身宜戕。當其毀籀滅古篆。欲以小篆千秋彰。
豈知三代器尚在。古法猶得求微茫。張君巨眼大手筆。
獨奉古法爲津梁。君刻孝經我刻帖。同厯浩劫遭紅羊。
余刻寶璽室。古今墨蹟二十四冊。李北海法華寺碑。蘇
東坡小像。黃山谷贊。以及大士像。先人遺墨。并拙書共
成四十八冊。今所存者。真手不損。古有說。傳作自有名。
山藏。卓哉詩筆更無敵。古歌樂府聲鏗鏘。北征沉雄杜
工部。鹿門淡遠孟襄陽。自言三十學韻語。風騷以外攻。

三唐。山肩高聳。日月逝。英華咀嚼。饑寒忘。紅巾賊起家。
國亂。袖筆從軍。歷戰場。磨盾作書。飛羽檄。橫刀殺賊從。
鷹揚。晨昏定省。虧六載。有懷將母。嗟不遑。渠魁倏忽報。
殲厥。捷奏饒歌。慰我皇。此時快誦杜陵句。青春作

伴好還鄉。登堂拜母。母益健。憐兒生還。歡非常。椎髻之。
婦侍母側。蓬頭之子。牽爺裳。樂敘天倫。動吟興。草心惟。
祝春暉長。因貧而仕。作小吏。折腰徒爲五斗梁。詩歌鐵。
筆置高閣。心爲形役。增慚惶。每思庭闈。輒神沮。江永那。
能一葦抗。不如挂冠賦歸去。日著萊衣。戲母旁。言罷拭。

淚拂衣起。詩篇印譜陳琳瑯。嗟余病眼久蒙霧。細讀頓
令雙眸光恍到山陰。看山色。應接不暇來青蒼。如入龍
宮觀寶藏。珊瑚珠貝爭輝煌。望洋河伯向若歎。虺隤老
馬輸龍驤。志同道合那有此把臂訂交喜欲狂。飽喫盧
仝茶七碗。痛飲陶潛酒數觴。膠西冷君擅詞賦。麗生江夏
黃子能文章。軒相蘭陵居士汪芝老。清臞似鶴貪翱翔。衆
賓談笑日易暮。盤輿送我回歸艎。良朋幸未交臂失。嗟
魂應繞魚灣莊。余時寄居石港亂後故人能有幾。孝哉孝哉張
子綱。

見聞隨筆卷二十五

婺源 齊學裘 子治

陳玉方先生

先生諱希祖。字穉孫。自號玉方。江西新城人也。乾隆丙午舉於鄉。庚戌成進士。改刑部主事。官擢浙江監察御史。文章妙天下。惜爲書名所掩。其書遠宗右軍。魯公。近法董思白。得晉人空圓之妙。國朝書家。自張得天。司寇劉石庵相國而外。無有倫比。年五十有六。告終。養南旋。訪先大夫於梁溪河上。爲留月餘。暢觀書畫。爲先大夫

見聞隨筆

卷二十五

一

書者曰。生三年。臣客之。是屬木中。之。年。生。一。月。生。作。
曰。勤曰儉。教子孫兩行正路。惟讀惟耕。又書先大夫重
脩泰伯墓碑記。聯屏卷冊等件。不一而足。臨池時。卽命
學。裘伸紙。耳提面命。口傳八法。囑裘觀其運腕運肘之
法。不必觀其落紙之書也。曾書一聯一條幅。授裘書法。
聯云。果是端莊。必流麗。全憑頓挫。長氣機。邊款云。子治
喜學書。天資亦秀。因與論入門之要。條幅云。學書不必
展卷卽臨。須細玩之。漸得其一種秀氣。則此帖全神在
目。半月後臨之。事半功倍矣。子治世臺清賞。此條幅已

鈞勒寶稷室法帖第三集第六冊中。爲先大夫書王右丞輞川詩并序。在仇十洲繪輞川圖卷後。精妙絕倫。此卷尙存箱內。世守勿失。又書月賦一段。在南田畫扇之陰。此扇亂後尙存。裴刻先生法書二冊。在寶稷室法帖三集中。以永其傳。以報先生口授八法之恩也。先生辭先大夫行至杭州西湖疾作。卒於白公祠。隨行一子延恩。卽登之太守也。太守亦善書。先大夫謂其手中有字。胸中無字。良然。裴今年六十有九。計先生誨裴時。已隔五十二年矣。光陰迅速。有如是夫。噫。

秦膚雨

吳門秦膚雨名雲茂才。原名楨。號貞木。工詩詞曲。吳中三山人之一也。與余爲忘年交二十年矣。亂後著裁雲閣詞鈔行世。送別南曲附錄於後。

黑蟒序

亂後齊丈玉谿來吳。泊舟金閶。握手道故。每至夜分而散。留半月。悵然言別。填以送行。

故里蒿蓬。筭親朋生死。各自西東。總何堪緬想。舊交如夢。詩翁丹霞顏尙童。新霜髮已濃。歎龍鍾。脫了干

戈還幸握手相逢。

前腔換頭

愁動感觸無窮。縱昇平再見。尙抱餘痛。把青衫淚濕。
相對悲慟舟中。寒濤終夜春。霜天催曉鐘。一燈紅話。
舊篷窻。猶記結社爭雄。

忒忒令

盡推君。騷壇將種。千首成氣。何神勇。無怪聲價到雞。
林愈重。詩比那坡老雄。興來時吟肩聳。毫揮五岳動。
五供養。

憐才情重。折簡相招忙煞。奚僮煙霞雙蠟屐。花月一吟筇。遍訪吾吳勝境。快江左名流偏竄。似北海賓盈座。飲瑤鍾酒。酣談笑氣如虹。

好姐姐

看楓天平興勇。更銅井探梅陪從。獅林虎邱讓君題句工。欣閒冗。那曉譙游難長共。皂帽飄然海上踪。

川撥棹

心驚恐。驀地裏。念家山鼙鼓動。渺天涯雲樹重重。渺天涯雲樹重重。阻烽煙音書莫通。日思君難去。衷日

望君難見容

錦衣香

闌珊下。紫曲游。閒歇了青驄鞚。筵亭了銀燭燒。撥罷

了檀槽。弄到重來畫舫。吳娘一霎都空。伯通橋畔泊孤篷。蕭蕭颯颯。冷雨淒風。頓羈愁攬起。慘荒城。畫角聲中。猶喜知交共。悶釋心胸。關山別後。須把吟身珍重。

漿水令

悵從今吟詩孰共。悵從今把酒孰同。暫時歡笑倍情。

濃陽關一唱判袂匆匆。天南北何日逢。相別與君添悲
痛。離筵酒離筵酒。金杯怕捧蘇臺柳。蘇臺柳。莫教行蹤
尾聲。

青山也把詩人送。儘載去一船鄉夢。愁見那蒲帆飽

挂西風。

秦膚雨瓊兒曲

瓊兒王氏女。住城南之百花洲。父操舟爲業。女早孤。出
與里中某氏子爲童媳。長有姿色。其姑逼使入青樓。日
遭笞楚。終不親客。有貴公子艷女姿。以多金與姑。欲置

女爲妾女逃歸依兄嫂以十指所出給居家年餘其姑與兄嫂謀仍欲令爲妓女知不免遂食生鴉片煙而死年十七歲時咸豐己未八月十四日也嗟乎處瓊兒之境能毅然出於一死潔其身以歸其節爲尤難也亟爲詠其事以傳之

瑤波秋冷芙蓉泣。嬌紅吹死金風急。可憐墮溷惜名花。愁把瓊兒事。重述瓊兒家住百花洲。雖鬢生小解含羞。纖纖玉手持蘭漿。日向山塘盪。畫舟山塘七里春波綠。吳孃舵尾顏如玉。落日楓橋停畫橈。爭歌暮

雨瀟瀟曲。妾容生就。麗如花。風情不解。關鉛華。能諳
內則。由天性。碧玉休輕出小家。椿萱腸斷。誰何遽孤。
苦零丁。墻家去。遶牀相逐。弄青梅。兩小無猜。早同住。
承歡嬌小。奉姑嫜。綠窗學繡。女紅忙。壓線不懷貧女。
怨調羹。更遣小姑嘗。雲英許作。襄航婦。藍橋路。忽愁
分割。方期宜室。賦天桃。翻向章臺。作楊柳。背人珠淚。
暗中彈。變起家門。欲訴難。望妾還爲。錢樹子。妝梳逼。
使入勾欄。勾欄姊妹。矜膏沐。新樣羅衫。鬪裝束。不是
紅兒與雪兒。芳名誤入。煙花錄。妓師心苦。教新聲。琶

琵琶銀甲曲難成。枇杷門巷家愁住。鸚鵡簾櫳客恥迎。
紫鸞篦。嬾梳雲髮。曉妝愁把花鈿貼。羞持檀板唱楊
枝。慙勸金樽傾竹葉。豪家公子宿青樓。徵歌不惜錦
纏頭。阿嬌欲得藏金屋。翻使紅妝更抱愁。斛珠難買
嬋娟諾。不學丁嬈歌十索。白璧終難玷妾軀。黃金容
易成姑惡。逃歸半夜叩蓬門。骨肉猶憐兄嫂存。典却
金釵還換米。紅顏薄命總消魂。艱難朝鬢心悲痛。操
作天寒還忍凍。蟋蟀燈中夜織機。梧桐井畔晨提甕。
秋月春花又一年。風波更起事堪憐。重到平康舊居

處強教賣笑倚門前。心堅鐵石原難改。玉潔冰清終
自矢。已說羅敷自有夫。非如蘇小甘爲妓。鵲鷺啼徹
夜房空。一點殘燈慘不紅。颯颯陰風吹火滅。美人畢
命阿芙蓉。鴉片煙一名阿芙蓉十日尸香顏色好。天風漫復歸
瑤島。妾身難覓返魂香。郎意空悲獨活草。已訂鴛盟
誓不忘。拼將一死報檀郎。冰肌玉骨何能汚。蕙質蘭
心只自芳。瓊瑰夜泣金閨路。女貞花艷紅開樹。表烈
誰題幼婦碑。埋香羞傍眞孃墓。

朱孝烈女詩八首爲許蔭庭太守作

朱氏女。世爲靖江望族。隨母寄住武林。許越身蔭庭太

守聘爲繼室。賊犯武林。未嫁而殉難。蔭庭如例請旌立

傳徵詩。作此以報。

女家在靖江。隨母武林住。賊犯武林門。扶母出城去。

出城城已破。扶母歸故宅。道逢中表親。李蔭亭脫簪寄

江北。

旣寄一金簪。復寄玉約指。式如玉如金。珍重囑許子。
生受許氏聘。死爲許氏鬼。女身投井中。女魂歸許氏。
母側不忍離。賊至無生理。女死猶得生。女生眞箇死。

投井死何奇。奇在賊未至。君子防未然。嫌疑急須避。
入夢事何奇。奇在同夢耳。拜姑復見夫。依依泣無語。
生雖未同室。死定期同穴。可以慰女心。楔綽表孝烈。
題許烈姬香濱和漱玉詞稿

姬名德蘋。字香濱。本楊州鄧氏女。早失怙恃。有許氏婦。
撫爲己女。契來吳門。後許卒。其嗣子誘鬻籍中。投繯求。
死不得。會有郡中朱君和義喪偶。慕其才。出金與保母。
以爲妾。歸朱氏。布衣操作。倡酬相得。咸豐歲辛酉二月。
朔。賊陷洞庭山。見姬色美。欲汙之。罵賊不從。拾石投賊。

面賊斬其右臂不死更刃其喉而絕時年三十有六所
箸和漱玉詞已刊行

烈哉烈哉許采白斷臂猶持石擊賊生前節烈拒紅

巾身後詞名追白石朱君子鶴本詩仙得此烈姬名

更傳題辭玉采

養初
詠春

皆舊識刳灰飛去隔雲天我亦蘇

臺流寓者訪友觀荷莫釐下當年曾耳香濱名今讀

瑤章庚午夏刳餘吟稿半凋殘漱玉詞傳和易安易

安晚節負慚德地下相逢應汗顏

解救斷鴉片煙方

每日用赤豬肉四兩。切碎放鍋中炒熟。加入黃砂糖一
二兩。全炒乾。取放盆中。如思片煙難過時。取肉食之。則
可挨過。日日如是。吃過七日。則煙可斷。以後雖思煙不
可再吃。若再吃之。則無藥可救矣。雖再吃肉糖。亦不靈
矣。切戒切戒。

解鴉片煙藥丸方

上洋參

五分

化州橘紅

五分

沉香

五分

上肉桂

淨五分

白荳蔻

五分

川貝母

五分

胡椒

三分

阿烟膏

五錢

硃砂

五分
爲衣

先將七味硃細末和阿片膏合併爲丸。再以硃砂爲衣如桐子大。每服四五丸。或七丸。視症之輕重以爲加減。凡服此丸未能一時卽斷。暫服暫減。卽可斷根。二方服之。無不效驗。故傳之以爲救世。蓋阿烟之害甚於砒酖。一經入癮。欲罷不能。傷財受病。促壽變形。飲食日減。甚至不能生育子女。爲害匪細。奉勸世人如有犯此物者。依方作速製服。可以永遠除根。半月之後。卽能強飯肥胖。勿再惑飲。庶可保身承祧也。戒之戒之。

解鴉片煙藥酒秘方

全歸

五錢

熟地

四錢

白芍

四錢

川芎

二錢

洋參

四錢

用福圓肉

數錢煎湯浸

白木

二錢

兒絲餅

四錢

杜仲

四錢

杜仲

四錢

鹽水

去絲

炙芪

四錢

京桂

四錢

淨皮

甘枸杞

四錢

炙草

二錢

棋南香

二錢

龍涎香

三錢

要真者如無

鹿茸末

四錢

真虎骨

四錢

錢

研末

用川貝母代之

研末

用川貝母代之

研末

用川貝母代之

研末

用川貝母代之

研末

用川貝母代之

再和白酒一小杯。酒完可以斷根。如藥太重。則加入燒酒三斤亦可。

海島逸誌人物考畧

王三保

王三保者。明宣德時內監也。宣宗好寶玩。因命王三保。鄭和等至西洋採買寶物。止於萬丹。實未嘗至吧國。而三寶壠有三保洞。俗云。三保遺跡。極有靈應。每朔望。士女雲集。拜禱其處。井裏汶海中有嶼。長數百里。名蛇嶼。相傳其蛇有大珠。爲三保所取。死而化爲長嶼。以禍人。

說頗荒唐。存之以備攷。

澤海真人

澤海真人。姓郭名六官。始以帆海經商。舟師番人窺其貨物充盈。將萌惡念。六官陰知其意。乃曰。奴輩利吾財耳。無須行兇。俟余浴畢。自獻所欲。浴竟更衣赴海而行。瞬息不見。番人大懼。有頃風浪大作。舟覆番衆盡死。華人以爲神。私謚曰澤海真人。立祠以祀焉。

蘇某之妻

漳城東門外深青社。有蘇某者。經商西洋。娶婦某氏。數

載以不獲利而歸。遂卒於家。西洋婦聞其訃。且知其家貧。親老子幼。乃子然帆海以歸夫家。奉養老母。克盡孝道。教子成人。嗚呼婦人節義求之中華。尙不多得。况荒服僻壤之地哉。誠令人肅然起敬。嗟感不忘也。惜未詳其姓氏爲可憾耳。

連捷公之妻

連捷公之妻某氏。容貌艷麗。遭吧國之亂。夫死爲權貴所得。欲納以爲妻。某氏佯許而請祭其夫於江。然後易吉從之。致祭盡禮。投江而死。

連木生

性倜

連木生。居於聖墓港之蕉園。謝絕時務。工於草書。喜管絃。能詩。善奕。各盡其妙。每禮拜日。賓朋滿座。殆有北海之風。園中樹木蒼翠。花果叢茂。垂楊拂水。松栢參天。有樓曰得月樓。有橋曰月橋。有竹林。有魚池。幽隱屈曲。頗有雅致。而木生人品淡然如菊。襟懷灑落。誠當時之逸也。

陳豹卿

陳豹卿名。暉。漳之石美人。性機警。能知人。其堂兄映爲

三寶壠甲必丹豹卿往訪。輒能佐理其事。映卒遂襲其職。買帆數十發。販州府所到。則其利數倍不數年富甲一方。蓄歌童教舞女。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余。始至壠見番官淡板公。往候豹卿。隊馬數百。整肅而來。至柵門外。則下騎入門。則膝行而前。豹卿危坐。俟其至。乃少欠身。噫。異鄉貴顯。一至於此。真爲華人生色也。吧中有太第一區。名三寶壠土庫。唐帆初到。客有欲到三寶壠者。則進其土庫。並有船護送至壠。或通譜。或瓜葛。或薦舉。或投奔。悉皆收錄。因才委任。各得其宜。華夷均領其資本。

見聞錄卷二十三
經商者不計其數。壠地賈帆輻輳。貨物充盈。甲於西洋。迨歿之日。賈帆停泊。生涯頓歇。壠中爲之寂寞。語云。人傑地靈。良有以也。

許芳良

許芳良漳郡人也。爲吧甲必丹。性開擴。有雅量。蔡錫光時爲門下客。每稱其氣量人所不可及。果有棕梨者。漳之佳果也。亦不可多得。唐帆或有攜一二枚大者。百金少者數十金。皆有力權貴者。置以貢於吧王。芳良市兩枚。付錫光將以進之。吧王而錫光悞以爲常果。剖而供。

之。芳良徐曰：此誠故鄉中珍果也。竇希得嘗，悉呼其客及家人共嘗之。安汝有丁香油，用玻璃瓶實之。大者每瓶價百金，錫光拂几，悞碎之。香間遠近不可隱，遂告之芳良。曰：生毀有數，何必較也。吧中宴貴客，則用玻璃器。杯盤茗碗，俱係玻璃。每副價值一二百金。一日宴客，婢失手盡碎之。長跪請之。芳良曰：無須進內，但云我悞碎可矣。蓋吧中法度，馭婢僕甚嚴。僕則自行管束，婢則細君主之。芳良不如是，則婢殆矣。有許姓者，落魄爲傭。時吧中諸許皆貴顯，芳良每以自炫。有云傭者許姓，芳良

卽招之曰。旣係子姪行。到吧當卽見我。何自苦爲也。錄用之。不數年。竟成巨富。其雅量如此類甚多。不能畢舉焉。

黃井公

黃井公。漳之漳浦人也。性朴訥。胸無宿物。初爲三寶壠甲必丹。以詩酒自豪。不受約束。遂遭遣謫。又以課項未明。竟至囹圄。或爲井公謀。以其所負於已者。告之上臺。使償已責。井公曰。緣我一人。而累及衆人。吾寧死不爲也。衆共仰其義。願爲之地。各歛金而出之。長子綿光在

吧。奮志經營。頗爲小康。乃奉井公。歸養吧中。築園於清
漪之沼。日與二三遊侶。嘯咏其中。以自適。人皆以爲古
厚之報云。

僧佛賓

佛賓三寶壠。觀音亭住持僧。漳之漳浦人也。能書善畫。
出言滑稽。公然娶婦。育子女各一。蓄婢僕。客至喚婢烹
茗。誠可笑也。蓋西洋僧家有妻有妾。無足爲奇。余有戲
贈佛賓絕句云。聞道金仙在此間。禪家世事竟安閒。袈
裟自繡閨房裏。待客烹茶喚小鬟。

張雲裳

蒙城張雲裳。工詩詞。善書小楷。尤工繪事。花卉宗南田。智慧過人。張麗坡參戎之女也。湯秋谷雲林太史之妻。先大夫梅麓公之女弟子也。著詩三卷。詞一卷。惜未刊行。中年去世。祇生一女。秋谷不忍續娶。納妾生子云。

胡芭香

常熟胡芭香。工寫真。曾爲余繪三十八歲小象。名曰總領象香圖。黃穀原補山麓寒梅。嚴問樵補綠萼。黃秋士補侍女。一捧琴。一捧壺。陸侶松馬根仙。陶錐庵。蕉仲梅。

陸次山翁少海程敘伯諸君各補四時花卉錢梅溪題
總領衆香四字題詩者衆刻入壽鼎齋叢書中。芑香善
堪輿子一茂才亂後不知所終。

同人題玉谿晚年畫跋

余旣爲融齋先生題化雨慈雲圖。今夏覩是幀。覺煙雲
變幻。逸態橫生。於古人法外。別具蹊徑。如食江瑤柱。當
味外求之。視沾沾於形似者。正坡公所謂作詩必此詩。
定知非詩人耳。讀竟書此以志欽佩。庚午小暑後五日。
蔣節記於海上。

王谿先生博雅好古。餘事及於六法。往往得宋元以來諸家遺意。能造貌取神。此墨韻逼香光筆情。橫溢過於江上。至其元氣淋漓。有泰山出雲。膚寸而起。不崇朝而雨。遍天下氣象。匪特一隅之潤已也。同治庚午長夏。興化劉熙載觀并識。

蛟龍未出山。吐氣已如此。霖雨與人看。其誰呼之起。庚午夏五月觀畫并題滌東孫玉堂。

王谿世丈先生詩情書法兼擅其勝而又多藏書畫名蹟。縱觀博覽其胸中丘壑已自奇絕。故見諸筆底者鮮。

不臻妙。此幀筆墨氣韻。幾與元暉抗行。讀竟爲之傾倒。
爰識數語。時同治庚午夏六月朔日石史徐大有。

玉谿翁今年已六十八矣。終日作詩不倦。間作山水。在
八大石濤之間。此幀出入風雨。卷舒蒼翠。米元暉目謂
墨戲。並正千古畫史謬習。余於玉翁亦云。同治庚午夏
五月嘉興楊伯潤觀并識。

雲山纔數點。氣象變萬千。潛蛟騰巨壑。霖雨徵豐年。心
抱濟時術。身結避世緣。還將畫中意。遠道致殷拳。庚午
夏日觀玉谿翁作是幀。賦此以誌欽佩。江湄。

峯柳模糊雨滿城。下車曾已慰蒼生。今將濡染淋漓筆。
寫出無聲潤物情。玉谿詞丈詩情畫意並臻神妙。譟譽
江關久矣。前月爲劉融齋先生作化雨慈雲圖。茲復作
斯圖。並囑題詠淋漓老筆。自是壽徵。爰識數語。平湖王
成瑞。

玉谿翁。今之逸民也。旣非仕。亦非隱。唯有道者與之遊。
自少而壯。壯而老。無日不沈酣於墨林藝圃之中。故其
生平工詩工書。而尤工畫。甚寶貴。如麟鳳芝草。非其時
不出。非其人亦不能得也。今爲敏齋先生作是圖。此豈

偶然者耶。夫名公卿。澤潤蒼生。亦分內事耳。至能傾動
山林之士。而使之心折手摹。以曲繪其涵天蓋地之量。
則必有大過乎人者在。蓋不徒功德及民。而其好善忘
勢之心。與樂道忘人勢者之心。胥於是圖而見之矣。王
谿翁之筆墨。豈苟焉乎哉。庚午七月曬書日。滁東孫玉
堂拜觀謹識。

庚午夏至後一日。蒙王谿世丈先生枉過小齋。袖出近
作化雨慈雲圖。筆墨超脫。絕去尋常畫家蹊徑。不易得
也。閱竟不覺傾倒。爰誌數語。質之融齋先生。以爲然否。

石史徐大有。

玉谿此作。純擬大滌筆。蹊墨逕已與煙雲而俱化矣。融齋先生有霖雨蒼生之念。其鑒而藏之。吾恐行篋中奕奕有龍氣也。同治庚午梅子黃時小樓坐雨。周閑觀并紀。

龍門化雨沾濡遍。鱗屋慈雲覆被多。經濟文章足傳世。筆隨意到墨生波。王成瑞題書于倚虹別墅。

玉谿翁此畫極似方方壺。能使山氣欲動。風雲變化。氣韻藏於筆墨。筆墨成於氣韻。逸致蒼莽。有天馬騰空之

妙。吾未見融齋先生。但觀玉谿翁爲作是圖。則韓孟之交。雲龍之逐。其在斯乎。庚午夏至孫玉堂拜觀。

玉谿世丈先生。收藏書畫。甲於東南。其沈浸於宋元諸大家日久。故落筆輒造神逸之境。此觀瀑圖爲澤夫尊兄作。着墨不多。而神理自足。真傑構也。辛未冬月。獲觀於天空海潤之居。爰書數語以誌欣佩。滬上徐大有倪黃天下稱。毫末海煙凝。老齊三兩筆。瀑布白虹騰。辛未十一月同客申江北溪題。

玉谿老作山水。早歲規模大痴。晚年自寫胸中逸趣。故

擬之八大。無此沉雄。方之苦瓜。無此蒼勁。今爲澤夫仁兄寫觀瀑圖。亂山喬木。玉虹下垂。白雲吞吐。真有駭心動目之奇。足見此老生平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自然流露於紙墨間也。拜服拜服。辛未冬澤夫仁兄屬胡公壽玉谿先生深於六法。其氣韻生動淋漓。爲近日名家逸品。良由胸中邱壑。無盡所謂維其有之。是以似之也。吾人生平涉歷。迫於塵事。雖登山臨水。不爲不多。常苦匆匆。未能得趣。今讀先生此畫。頓覺令浩然神往。悠然意遠也已。質之澤夫賢契。其亦與余相同焉否耶。同治辛

未仲冬融齋劉熙載題於寶書精舍。

蒼蒼茫茫。山高水長。別有天地。許我徜徉。何有獨而無偶。必相得而益彰。吁嗟乎。知音罕覩。古調淪亡。吾願玉谿老子還濡毫而添識曲之鍾郎。辛未冬澤夫仁兄大人屬題。右卿弟孫玉堂。

見聞隨筆卷二十六

婺源 齊學裘 子治

覆飯陰溝被雷擊

道光二十年余居蘇城西麒麟巷一日大雷震天頃刻
雨霽聞城中雷擊一小子因其覆飯陰溝故遭雷擊可
見粒米不可不惜也記之以警世之賤踏五穀者

夢逐瘡鬼

同治十一年正月月底余居上海城南顧家巷袁氏宅時
陳氏病瘡兩月矣余夜坐房中假寐夢見一鬼物長大

惡狀難看。立在床前。余遂起立。大聲叱之。揮拳打之。鬼躲身床側。復打逐之。出房。桌上燈臺打翻落地。腳將出房。婢適持燈檠進房。扶余坐椅上。口猶大呼逐鬼。眼猶緊閉未開。病婦在床喚醒。余夢眼開。夢覺。燈油著衣袖。猶記鬼物逃遁形狀。病婦從此瘥愈。亦一奇事。故特記之。

斐姑娘

胡于英茂才。與我言。大英國有一貞女。斐姑娘。年六十餘。面如桃李。冷若水霜。好讀中國書。特請滬上書生張

蔡生教四聲切字法。曰。習康熙字典切字爲業。能說中國話。性愛清潔。不樂有夫老而好學。亦可敬也。視世之爲士者。名爲讀書。日不伏案。金玉其外。敗絮其中者。眞斐姑娘所不齒也。吾願世家子弟。努力讀書。免爲婦人天壤王郎之誚。則幸甚幸甚。

胡壽芝戲言獲罪

錢唐胡壽芝號東目山人。曾爲臺灣同知。饒於財。罷官寄居吳門。織造府前。工詩著東目詩集。評論古今詩話。唐賢中獨不取李白。與余言交友說話不可不慎。有人

持陶雲汀中丞詩章來問何如。余曰：此中丞詩也。其人傳語於中丞，中丞懷恨，忍而不露。逾年，小婢暴死，隣人誣我妻爲婢偷食醬肉，剪舌而亡。聚衆數十人，打進廳堂書室，片板無存。內室閉門，未遭蹂躪。當卽鳴之縣府。白日打搶，縣府親臨踏看，打搶情真。追隣究問，衆稱剪婢舌，匿婢屍。衆隣不服，代婢報讐云云。縣府詳三大憲。陶中丞大怒，立傳余家屬女眷到案，嚴究實情，大加予罪。予則一口承當，剪舌斃婢，皆是予一人之罪。與家眷無涉。當堂畫供收禁，以快中丞之意。事聞於蔣制軍，候

制軍吾故人也。知予已久。又接予獄中訴冤之稟。遂發二位觀察來蘇公斷。提予出獄。搜求婢屍。不得。明知誣控打搶是實。赦予罪。罪衆隣噫。一言之戲。幾至亡身。傾產可不懷與。胡與余往來時。年逾七十。約在道光二十年間。亂後過其舊居之地。一片荒烟蔓草。昔年華屋化作邱墟。可慨也已。

沈雋甫長舌惡報

杭人沈雋甫。明府湖州錢東平之表親也。錢薦沈入雷營。當文案。沈有才能。雷器重。沈改章程。錢惡斥之。由是

沈譜錢於雷曰錢有異志不殺將不利於公矣雷與錢
議事不諧雷退命張小虎刺殺之逾年沈自嚼舌頭說
話不清到上洋就醫醫愈又逾一年沈復嚙斷舌根
而亡人謂其語殺東平之惡報也

先大夫雜錄二則

嘉慶甲子余在金陵同人扶乩問主考題目解元三事
乩判云兩人一處共三場萬物千年與四方就裏機關
誰識得一輪明月照青羊是科江南正考官戴均元副
考官涂以輅皆江西人所謂兩人一處也首題謹樞量

一節次題萬物載焉三題千歲之日至所謂萬物千年與四方也老子號青羊君固知解元之姓李矣及揭曉果李申耆兆洛作解三事皆驗而扶乩時則六月朔江南考官尙未放乃題已有元已定然則何事非前定耶又余少時科試在郡同舍諸君扶乩問科第乩判云鳶飛戾天魚所問非所答疑仙示以題同人皆擬作乃試題則又誰怨三字以爲不驗置之矣及長案發一等第一名爲吳鵠二等第十名爲吳鯤以下不錄矣兩吳君叔姪同叩乩者衆觀榜大笑以爲奇驗然倉猝之間尋

此五字包羅一案。抑何巧且捷耶。此二事皆余所親聞。故錄之。

雷擊鐵十字架

同治十一年壬申三月初六日。上海夷場基盤街鐵十字架打斃中國一人。打傷外國一人。

蔡蘊三唐文學趙長子

咸豐十年庚申三月十三日。西寇犯蘇城。余陷城中。九

閱月全仗蔡蘊三十一月二十二日引我出危城十二
月二十二日趙長子代我買舟送我到陽湖東洲村十
一年正月初七日唐文學爲我過江北送信至通州石
港與吾壻于漢卿通消息問兒子功成下落漢卿得信
卽著舊僕平福同唐文學來陽湖接我到石港始知成
兒於十年三月十二日未時同富文家姪舊僕平福出
城斯時毛賊已抵蘇城遂至江口喚渡過江三人至石
港避難之事我與陳氏出坎一家團聚全仗蔡趙唐三
友之力又過十二年流寓上洋居然無恙真天幸也故

特記之。俾吾子孫毋忘蔡趙唐三友之高義云。

施魯堂善報

吾鄉施魯堂業儒未就。因事木業。好行善事。濟困扶危。長子俊升號薇賓。登賢書。入都應禮部試。途中遇盜。劫去行李。身無一文。離京千里。同一僕。君皇無措。忽遇客官。憐贈二十金。遂雇小車。到高唐州。見州官。告以被劫。乏資。入都州官。又贈三十金。遂應試。還家。遇難成祥。皆魯堂好善樂施之報也。故特記之。

胡子英茂才

胡子英茂才原籍安徽涇縣人寄籍江蘇長洲縣生員
熟讀史鑑頗有豪氣口不慎言人多惡之子英於朱泚
秋茂才案頭見余劫餘詩選中登岳阜謁鄂王廟歌心
焉慕之遂挽泚秋同來訪余於滬城寓齋一見如故乞
詩并見聞隨筆拜謝而去從此時時相過慰余寂寥代
余校讐見聞隨筆二十五卷欣然謂余曰此書筆簡意
繁雅俗共賞有關世道人心之作也必傳無疑余曰拙
筆不足傳而書中忠孝節義之人物必有可傳者且俟
後之君子匡余不逮或增減之則幸甚幸甚余嘗與子

英論交人接物之道。以謹慎持已。以忠恕待人。則寡尤寡怨矣。子英唯唯而退。同治十一年壬申正月十八日。重來見余曰。今年處館滬城。寓城南望花樓下。可以時相過從。叨教匪淺。每逢禮拜之日。必來與余暢談半日。余飲之以酒。食之以麵。化深方去。忽過一禮拜。不見子英。來訪余。念之。因自訪之。駭聞子英得傷寒。急病未七日而已去世。嗚呼。如斯人者。竟不永於年乎。心傷不已。因叙其契交之由。校讐之勞。去世之速如此。

楊渺滄

楊渺滄丈福建人。道光年間寓居蘇城。年八十餘。鶴髮童顏。飄飄欲仙。性好深嗜書畫。時時訪余於西麒麟巷。暢談今古。甚相契也。一日邀余至其寓齋。自烹武夷山頂名茶。用荷葉露煮之。茶具之精。見所未見。小杯飲之。香透丹田。涼生舌本。其香如木瓜。是武夷茶中之頂高品也。逾年別去。不知所終。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舟泊九龍山下。夜夢人言楊渺滄翁尚在人世。已百餘歲矣。醒而書之以志疇昔之契合云。

董琴酒

吳縣董琴涵年丈

國華

詞林官廉訪。退歸林下。居墓園。

日尋友朋詩酒之樂。子世帷字幼琴。工小楷。孫韞綺年
少登第。官於都中。皆其高曾之盛德有以啟之也。先大
夫與董丈爲詩文莫逆交。先大夫詩文全集黃秋士繪
笠屐圖。董丈題像贊。幼琴書之久。刊行世。余寄居蘇城
西麒麟巷。與墓園相近。拙詩脫稿。卽呈正於董丈。董丈
得詩。卽加墨圈之。長言評贊。謂門人曰。齊子治七古。千
篇不拘一律。如行雲流水。得大自在。爾曹學作七古。宜
往師之。於是吳門士者。取余別號曰。齊七古。與費蠡蝶。

夢仙沈夕陽園生同作佳話亂後過墓園一片荒煙蔓草不勝今昔之感云

潘三松先生

吳門潘三松先生

奕傳

字榕皋詩古文詞真草隸篆卓

然大家久傳於世與先大夫爲忘年交詩篇往來蓋亦
有年先大夫宰金匱時先生來游惠山曾入衙齋觀書
畫表年十一初得見先生於梁溪先大夫署督糧分府
又見先生於吳門先生與人談天雙眸緊閉觀書畫題
跋開眼靜觀許久振筆一揮而就年逾八十顏尚如童

真地行仙也。見裴詩畫。謬加評目。許以近古。自今思之。
先風霽月。如在目前。曾聞先大夫言。先生殿試後。邀友
游西山。先生失去狀元。其友失探花。先生笑曰。狀元三
年一箇失。何足惜。游山之興一發。斷不可遏也。時人以
爲美談。其空洞好懷。概可知矣。五十辭官歸里。手種三
松於堂下。松長龍鱗。猶及見之。自號三松居士。先生之
子理齋探花姪芝軒狀元宰相孫順之翰林姪孫功甫
中書星齋侍郎級庠侍讀季玉方伯再姪孫祖同探花
祖印翰林李中堂翰章題其門曰。狀元宰相祖孫父子。

伯姓兄弟翰林之家其先世之積德累仁之善事不可
枚舉故其子孫科第綿綿先生之品行文章富貴壽考
為前裕後一代傳人尤足令人仰為泰山北斗猗歟休
哉何德之隆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此之謂與故
特書之為世之積善者勸

應菊裳封翁

永康應菊裳孝廉余畏友也以仁存心以禮待人道咸
聞余到杭州謁常南陔中丞於節署談論金石書畫封
翁在座相陪讌會亦同暢飲封翁中丞之門下士也與

余一見如故。把臂訂交。時余籌資刻寶。稟室法帖。出賣書畫。爲刻資。封翁代爲吹植。極費心神。令人深感。其爲人也。寡言存誠。樂善好施。不講道學。而真道學。故其哲嗣。敏齋。孝廉。由州同入官。未十載。已升方伯。當其爲上海觀察時。創興龍門書院。普育堂。助脩縣志。四門義學。歲濬城河。種種善舉。實爲德政。去任高昇時。紳士墮淚。父老焚香拜送。河干不可數計。此余在滬目覩情形。此皆封翁積德累仁。有以致之也。詩曰。孝思不匱。永錫爾類。之謂與。同治六年五月。余從泰州渡江。至滬。收拾。

亡弟子弓蒙推歸塋宜興烏曰剛敏齋觀察誦余哭子
弓弟詩五言數十韻爲之心感分廉六十緡贈子弓
塋費十月館余滬城也是園湛華堂校刊故友蔣劍人
文集兩冊又宋大儒陳龍川文集十本年餘乃成余幸
得附校正之名於大賢集上皆觀察之賜也余今年七
十又蒙惠介壽之金惓惓不忘令人可敬細叙兩世交
游俾吾子孫毋忘前誼云爾

王賦齋異事

吾友楊堯門居士異亮宜興人詩宗李杜書法素頗兼

通三教九流之書料事如神奇才未用遭難不死閉戶
著書與余交最深嘗與余言宜興故事有富村王賦齋
老諸生家居見一青衣持帖來請夜間揚帆而去俄頃
到官齋弟子十餘人來拜先生每日講解四書五經逾
半載尚未得見東翁王問從者東翁何在從者對曰王
人貌異恐先生見之心怕故不敢驚動耳王固請越日
東翁出見青面紅鬚惡狀難看王知是神便問已年幾
何東翁命左右查來吏呈簿說王壽尚有一年王曰俟
我脩完縣志再來何如東翁諾遂辭館歸年餘志成又

見青衣持帖來請王曰尙有家乘未脩且俟脩竣卽來使者去家乘脩畢無疾而終當其脩志謂奇孝偉節只有鹽梅夫人剔目夫人斷臂夫人堪登志乘其餘夫死不嫁尋常守節者一併削去其論似刻然其中亦有至理存焉

許某氏寃魂索命

浙江官家許某某爲子娶婦某氏過門三月已有娠某氏歸甯次蘇閩婦有娠謂娠自外來命子立刻寫休書出其妻某氏接書投繯而死已後十數年許某父子兩

人暴卒。傳是某氏冤魂索命捉去。同治十年事。于彤侯外孫云。

王仙溪

婺源王仙溪

承恩

明府。吾故人也。少時讀書蕭寺。見彌

勒佛口占上聯云。笑呵呵坐山門外。觀著去的去來的來。綳眼愁眉。都是他自尋煩惱。下聯對不出。越四十餘年。出差如臯。余亂後不期而遇。談至夜深。語及此聯。索余對就。以了宿願。余隨筆作下聯云。坦蕩蕩。載布袋中。休論空不空。有。不有。含哺鼓腹。好同我共樂昇平。仙溪

拍案叫絕。後至揚州己巳之秋。重游興教寺。僧人索書。此聯刊板懸挂彌勒龕前。以留鴻爪。一印云。

徐公可

徐公可。名同善。安徽人。工詩能文。家藏書畫碑帖甚富。亂後只存陸鶴銘八十四字。有鶴壽不知其紀也。七字完全。真海內無第二本。希世之珍也。余於同治十一年壬申五月初二日。訪許叔平明府。揚城運司街得遇徐公可。坐談片刻。如逢故人。幸矣。公可卽返鎮江南門外大覺寺。約余焦山自然庵相會。同賞鶴銘。不知天緣如

何故先記之

許叔平

安徽許叔平明府名泰恩余故人也。詩古文詞之外。又著里乘一書八冊。余勸其蚤刊行世。與余言亂後在安慶曾見班超手書真蹟一巨卷。鍾太傅王右軍以至明季董宗伯皆有題跋。時爲汪氏所藏。劉曉松觀察借觀不還。許以三千金易之。汪氏不許。亦一佳話也。叔平與余時爲方子箴都轉詩友。三人倡和聯吟殆無虛日。天涯同客亦是前緣。

吳子敬

鎮江吳子敬封翁年七十四歲腰腳輕便談笑詠諧好藏書畫碑帖壬申四月與韓文川茶叙因識子敬一見如故時相往還得觀珍藏顏平原書右軍筆訣十二章懷素草書筆訣十二章顏平原書殷元亮索書原由自謂草書不及素師故轉索素師書之顏真素草卓立人間真絕無僅有之珍余年七十始見魯公墨蹟足誇眼福至於素師書于文墨蹟余曾雙鈎勒刻八寶秘室法帖初集中余有唐林藻字偉乾深慰帖墨蹟卷海內至

寶也。堪與顏素爲伯仲。書之以志欣幸。

張仲虞

曾稽張仲虞

學韶

刺史孝子也。吾故人也。少隨尊甫蓮

舫河帥出口。經歷冰山。遂繪凌山策騎圖。尊人見背於
龍沙。又繪龍沙岡極圖。題詩作記甚多。不及細述。仲虞
扶輿歸里。辛苦備嘗。往還數萬里路。見聞所及。一一記
之詩文。年未五旬。便歸道山。惜哉。同治十一年壬申四
月。余來揚州。寓於地官第。仲虞之姪子希運同。克賢館
中得見仲虞之子。子猷。子颺。出畵二圖。不勝今昔之感。

矣。

張仲虞題拜竹山房圖五古

坡公昔有言。無竹令人俗。予豈佳士耶。左右亦脩竹。
前年來廣陵。容膝有茅屋。小院僅觀天。不植閒花木。
愛茲瀟灑候。佐以蒼蒲綠。可以虛我心。可以伴我讀。
帶雨潤牙籤。迎風拂碁局。時復一再拜。蹇然呈面目。
折腰豈憚煩。有客來不速。大言君何迂。無迺自取辱。
豈無深谷蘭。豈無傲霜菊。胡爲愛此君。此君實空腹。
予聞忽三歎。君言非所腹。菊非不爪爪。蘭亦滋馥馥。

朔風天上來。與誰爭濃郁。曷若與三竿。終年秀可掬。
挺拔拒石尤。孤耿欺滕六。風度自翩翩。胸襟勿感慙。
四月新筍抽。萬斛閒愁逐。歲寒與之盟。生日爲之祝。
若彼桃李花。尤非予所欲。況以九節資。猶復儀容肅。
吾儕奚足論。而敢辭碌碌。故人筆如椽。爲我圖成幅。
拜鄉法南宮。陳拜題額丹蘿撫石谷。諸丹蘿繪圖排闥遠山
青。依闌除澗曲。琅玕何幸哉。亭亭樹屋角。周官九拜
章。讀之重剪燭。因思古聖賢。昌言致足錄。米尊一拳
石。陶却五斗粟。予亦有心人。學乃知不足。處世鮮良

朋枯坐難愜獨斗酒。算杯展卷日三復。客無笑鞠
躬。庶幾少自勗。曾稽美竹箭。鄉思時振觸。何處報平
安。徒向天涯哭。

黃啟多

婺源黃啟多。望族之裔。才兼文武。身通一十二藝。足跡
遍天下。言語通華夷。真曠代之奇才。殆亦東方曼倩之
流亞也。平生好浪游。不樂仕進。行李數十石。從者數十
人。揮金如土。不知其資重之所從來。翱翔方外。到處逢
迎。子女玉帛。冶容慢藏。從無盜賊之虞。又似俠客之游。

戲嘉慶十七年舟停錫山驛訪先大夫於梁溪官舍爲
留十日而去吟詩作畫醉舞狂歌無一不驚人心目先
君歎曰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黃君之謂也時裘年
十一親見黃君氣宇軒昂筆墨超妙衣服華麗侍從眾
多其景象如在目前惜乎神龍見首不見尾梁溪一別
不知所終

于慶瀾

于慶瀾者不知何許人有肝膽武藝過人幼失怙恃山
陰張雨琴大令學襄爲役張大令由鹽務官改授安徽

青陽縣令。西寇犯境。大令帶兵出隊。一戰而亡。于從賊中負屍藏山中。坐守數日。賊退覓棺盛斂。扶柩歸里。其義勇如此。聞者莫不歎嗟。越數年。執戟從戎。屢獲戰功。得叅將花翎。後來功業不可限量。張令公膺恤典。世襲雲騎尉。主忠役義。實爲可嘉。張公從姪子猷子揚。口述其事。故特書之。以表其忠義。

王穉凡師

吾師王穉凡孝廉。士杰婺源城人。汪文端公門下士也。手著十三經解。十六冊。惜無力付梓。竟失其傳。初中副

榜。繼登賢書。常以不中進士爲恨。年近六旬而卒。子茂才。忘其名。早卒。孫一業。儒。

余芳達師

吾師余芳達封翁。婺源沱川理源人也。其曾祖余積中先生。著省吾錄。父余秀書先生。著庸言。懿行。詩古文詞。入鄉賢祠。子燦雲孝廉。作令江左。孫五人。述祖孝廉。軍功保舉道銜。次孫述古縣丞。相繼殂。三述文茂才。四述尹孝廉。五述洙茂才。理學淵源之家。明季以來。二十世未脫秀才。可謂讀書世家矣。